

怀念母亲

母亲走后的每个星期四，我们姐妹三个都会抽空到母亲墓前焚香祭奠，和她说说话，把家里发生的大小小的事说给她听。父亲说娘没有走，他天天都能感觉到娘的存在，说娘拄着拐杖在院里行走的模样总是出现在他眼前。在我们心里，也总觉得娘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消失，只是出了一趟远门。

母亲“五期”那天，不善言辞的父亲和母亲说了那么多的话，直到泣不成声。父亲和母亲相伴 57 年，母亲嫁给父亲时 20 岁。姥姥生了 7 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姥爷年轻时就得了痼病，姥姥身体也不好，大姨 15 岁那年就参军了，所以母亲早早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。洗衣做饭，照看妹妹自不必说，犁耩锄耙，脱坯垒墙，样样难不住她。她走路像旋风，说话大嗓门，干活麻利、勤快是全村出了名的。

母亲身体单薄，最瘦时体重只有 80 来斤。当年老家挖汾河、修水渠时，母亲也参加了。她白天和男人一样抬土筐拉石头，晚上偷偷跑回家把攒下来的杠子馍拿给妹妹们吃。母亲姊妹 7 个，6 个姐妹都上学了，唯独她没机会读书。

父亲和母亲是下午拜堂成的亲。父亲接到了省邮电学校的录取通知书，赶着去上学，他是长子，家里缺劳力，所以就匆匆忙忙把母亲迎娶到家。当时小姑 8 岁，二叔只有 4 岁，小叔还没出生，瘦瘦的母亲又像一个男人一样出力干活，日夜劳作。

从我记事起，就觉得母亲像个超人，无论冬夏从没有在天亮以后起过床，总是在天亮之前就做好早饭，天一亮就下地了。白天忙了田里的活，回家就一头钻进厨房操持一家老小的饭食。晚上，我半夜醒来，常常看见母亲在昏黄的灯下，或纺花织布，或纳鞋底，或赶做我们的衣裳。在最困苦的日子里，我也极少从母亲嘴里听到苦和累两个字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好像没有什么事能难倒母亲。那时的冬天比现在冷得多，雪天上冻，房檐上总是悬着一尺多长的冰凌。在冬天的早晨，母亲总是解开她带大襟的棉袄，将弟弟揣在怀里，嘴唇贴着弟弟的脸，然后将我冰冷的手塞到她的裤腰里。别人家的孩子天冷了常常还赤着脚，母亲总是提早熬夜给我们赶做出好几双棉鞋挂在墙上。遇到连阴天，房子漏雨，母亲总是爬高上梯去修房顶，三下五除二就能搞定。赶到麦收时节，很多家庭忙得顾不上回家吃饭，家中得派人往田里送饭。为了让父亲吃好，母亲一个人能同时烧两个地锅，一边烙油饼，一边做捞面条。邻居和她同时回家做饭，人家的面条还没擀好，她的美食就已经送到地头了。

尽管母亲晚年疾病缠身，但总是不失刚强的一面，尽量自食其力，不给儿女添麻烦。她在电话里总是安排我们：“你们上班忙，照顾好自己的，我帮不上你们的忙啦，我没啥事，别挂念。”冬天，每次我带她到浴池洗澡，她总像小孩犯了错一样，一遍一遍地对旁边的人说，她老了，不中用了，给孩子们添麻烦了。

今年暑假，母亲因突发心肌梗住院。医生告诉我们，母亲是大面积心梗，病情很重。那几天往医院送饭的路上，我不止一次地想，以后再不能责怪娘的种种不良生活习惯了，和娘说话也要心平气和，把娘喜欢吃的饭，一样一样做给她吃。我对女儿说，等你姥姥出了院，我要好好疼她，就像我小时候她疼我那样疼她。没想到，十来天后，母亲再次入院，竟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从此以后，我再没有机会报答我含辛茹苦的母亲、我勤俭克己的母亲、我刚强勤劳的母亲、我疼儿爱女的母亲。子欲养而亲不待，这成了我们心中永远的遗憾。娘，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(刘建华 周口七一一路一小)

巍巍南太行

安阳林州太行山大峡谷，早有耳闻，去过的朋友都说值得一看，趁着十一假期，我们全家终于来到传说中的南太行。

走进景区，往周边山上看，红褐色的山体上，几道嫩绿的灌木丛像绸带一般横向将岩壁分隔成若干层，且延绵很长。太行山系有独特的地貌奇观，山体岩壁像千层饼似的，不过纹路更为细密一些罢了，因此，山上居民的房顶都有石板覆盖，俗称“石板房”。

乘坐景区观光车沿着谷底大概两三公里路便来到桃花谷，拐一个弯儿，忽然听到哗哗的水流声，只见一道瀑布从一个狭窄的山谷中跌落下来，宽幅三四米，高度十几米，下面是一个较大的水潭，叫黄龙潭，潭边有一个平台，传说姜子牙曾在此弹过琴。踩着水中石板，跳跃而过，秋风微凉，小溪潺潺，真可谓移步异景！难得觅一处平坦地，席地而坐，看瀑布飞流，听水流撞击，又何尝不是

一种闹中觅静、静中观动的休憩。

天路乃太行山大峡谷点睛之笔，蜿蜒曲折的公路沿着悬崖修建，高高低低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条白龙在峡谷峭壁上飞腾，煞是壮观！悬崖绝壁顶上修建一条玻璃栈道，头顶白云蓝天，脚下万丈深渊，那一刻，挑战的是勇气，是战胜自己的勇气，我做到了！

初秋本就云淡风轻，返程时，望着窗外，看着高耸的山峦之上那一片片白云，竟觉自己像游走在苍茫而广阔的草原一般！

太行山大峡谷，静心之旅！

(樊琰琰 周口)

《百姓写手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：zkwbxxs@163.com，以不超过 800 字为宜。

爱是永恒

送儿子去学校。我站在栅栏外，他背着书包，偶尔扭过头来看我，给我一个飞吻，或冲我做鬼脸，然后飞快地跑开，这一刻，我的爱满满的，心也暖暖的。龙应台说，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每次想起这句话我都会心生忧伤，现在我能做的，就是珍惜儿子在我身边的每一刻，尽情享受这人世间最珍贵的亲情。

接儿子又是另一种感觉。学校门前的路本不算太宽，两旁又站满了家长，这让道路显得更拥挤。放学时各班的学生排好队，班主任领着出来。惭愧的是，一年多了我居然不认识儿子所在班级的班主任，这让我很紧张。看着一班一班的孩子从我面前走过，我吃力地寻着，唯恐与儿子擦肩而过。后来我发现他们班每天都是一个高个子女孩儿带队出来，只要看到那个女孩儿就能找到我儿子。这个小聪明得到了儿子的肯定，我得意了好几天。每次接儿子时，只要他一看到我，小脸就乐开了花，等队伍一解散就跑过来伸手搂住我的腰。看着儿子阳光般的笑脸，我很开心。

接送之间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不知不觉间，孩子长大了。

中秋节，我们在家看晚会。当 TFBOYS 演唱《大梦想家》时，儿子傻傻地呆住了。我问他是不是很好听，他的声音有点发抖，激动地说，歌唱得好，舞跳得也好。我趁机鼓励儿子，说他学一年街舞后，也能跳这么好。《大梦想家》让儿子成为 TFBOYS 的歌迷，尽管他还不能完全听懂这首歌。儿子刚上幼儿园时很喜欢听张含韵的《最想念的季节》，一听就是几年。从《最想念的季节》到《大梦想家》，我知道儿子不再是小孩子了，他更喜欢更需要男孩子的阳刚之气。

有儿子相伴的时光，虽然忙，虽然累，可我是幸福的，儿子让我遇见不一样的自



(芷兰 周口)

手机

啊，屏幕竟然又跳跃起来。我简直愤怒了，真想拿起手机摔在地上。

我又打电话给朋友，朋友说，来吧，要真是坏了我给你换一个。我赶紧驱车去见朋友，心想，即便让你说我是装赖也得赖一个好手机。天气有点冷，车里的湿气很大，雾蒙蒙看不见前面的道路，我开足了暖风，竟然在车里出了汗。见了朋友，我愤愤地拿出手机给他。

朋友拿起手机又看了半天，说，没坏啊，你自己看。我满是狐疑地查看了半天，它果然还是好的，一点毛病也没有。我的天，真的撞到鬼了，我抬头看看窗外霏霏细雨，无奈地摇摇头。

妻子是个信佛的人，认为处处都讲因果报应。她问我，你最近都做了什么坏事啊，怎么手机都跟你过不去？我迅速在脑子里回忆我最近做了什么坏事，可是没有啊，帮侄女补了一个丢失的档案表格，一篇稿子的稿费嫌钱少没去取，还帮一个朋友的朋友找熟人看看病，这也挨不着遭报应啊。

我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想这事，一个受过多年正规教育的人总不能相信真的有鬼吧？外边的雨还在下，雨点时不时透过不曾关严的窗缝飞在我的脸上。我突然有所醒悟，跳下床来，卸开手机，用吹风机吹了十分钟，手机竟然好了。

原来这手机的诡秘只是受潮引起的，只需要将它吹干！

人们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其实，生活没那么复杂。如果每个人都注意，思想潮湿了，吹吹干，脑子长毛了，除除腐，做到防微杜渐，就会一生安然。

(布衣 周口市检察院)